陳太史無夢園初集

陳太史無夢園初集

古吳陳仁錫明卿父著

隋宋先儒賛

隋王仲淹先生

久久臨事當自知之能於臨事得力九師可以

無與三傳可以不作元經可以無述

宋胡翼之先生

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使居太山十年而不以

師道閒則鴻陵於陵不孕不育也巳故先生敎

興以治事爲先

李挺之先生

圖南以來而穆而李三傳及邵杜康節之廬不

逮之客敬之終吉有以夫

邵堯夫先生

明道先生誌堯夫墓曰先生所至而論可謂安且

成矣不諱伯不方士不修鍊余表此三言爲胡

行亂走一坊隐三十而歸道在是矣臥安樂窩

不出此味少人知

周茂叔先生 明道附

先生始掾安南程大中判軍事使二子受業而以樂意薰伯淳安石三謁不見後官江東先生過之語移時始退而精思之謂李初平曰公老無及矣請爲言之且學不專在書伊川聞堯夫語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而茂叔之論不傳嗟嗟公以清獻之賢猶熟視其所爲士可謂附知已哉明道其伯仲歟

程伊川先生

先生在涪註周易還洛容色髭髮皆勝平昔自謂學力噫學之貴力也如此始甚愛表記中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二語守爲學要崇寧追毀文字先生亦自止四方學者不必及吾門各自努力耳

朱紫陽先生

先生之學大行于我　明尊朱註所以尊周程也我行黃巖入先生祠問當年水利田功一郡賴之與濂溪明道並稱有用道學其濟物也大

呂原明先生

先生居宿州真楊間十餘年或至絕粮數日毎日讀易一爻不以毫髮事干人詩云除却借書沽酒外更無一字擾公私

張横渠先生

先生云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爲之告君曰爲治不法三代終苟道也其雷行者乎一人雷行一人无妄天下雷行天下无妄故非禮弗履法大壯之雷也

謝顯道先生

先生事純公扶溝時請歸蔡應舉公曰何爲不就太學試也公曰蔡人尠習戴記決科利耳曰是心不可入堯舜之道矣遂留太學試亦得舉自是篤信于命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曰彼安能陶鑄我我自有命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信得及便養得氣不挫折卓哉

尹和靖先生

先生弘毅士也伊川言晚得二士張繹俊尹焞魯俊恐他日過之魯者終有守方赴召時祭告正公墓而後行曰能行所學未也不辱師門則有之嗟乎有守不辱可謂士矣高宗稱其所行盡一部論語有以哉

朱公掞先生

先生少受學于胡安定已從孫復受春秋已又從二先生于洛額目謂明道歸每謂春風中坐三月學道愛人以奴勤事力排釋教正公祭之

文以爲篤學力行至于没齒不渝

呂和叔先生

先生兄大忠知秦州馬涓以進士舉首爲判官頗倨叅與言最科舉之學令無所用修身爲已之學不可不勉正公稱其老而好學理會到底

呂與叔先生

正公曰和叔任道擔當風力甚勁然深潛縝密不逮與叔又曰六月中嘗窺之必儼然危坐愚按純公所與深言者謝之天淵呂之識仁而已

故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

台州府天寧寺自來羅漢贊

大聖迦葉波尊者

是彌勒非彌勒斜笑壁上花星斗包羅織不怕人不識

啓教阿難陀尊者

手中無獅獅亦吼眉結巖萬重不作人間緇黑而癯删盡文字魔木落山容瘦

應供賓頭盧尊者

經在掌中月在天姿經殘月不了意中自了了

吾亦讀書人眼際時縹緲

　　靖住山中難底迦多羅尊者 飛來應

飛來何不飛去一動不如一靜動靜豈有兩般

此座應須精進

　　西瞿耶尼州賓頭盧尊者

眉如蓋口如鑰灌頂摐明珠不𠂢之庭鍊丹藥

　　迦葉彌羅國迦諾迦尊者

在險亦不驚入定機常栝坐尊淵濤逆浪中雲

漫漫兮氷活活

東勝神州跋哩陀闍尊者

彌勒笑尊者尊者笑彌勒不笑嗔癡人不笑極樂國得意欲無言大道非空色

䟦鉢羅州跋羅陀尊者

昔從天戒至又向越山行爲賦無衣者夢回仔細尋繫將珠在手一任龍自吟足踏龍宮裡小心祇旣平

迦葉彌羅國詎諾迦尊者

昨在大龍湫知尊觀瀑意不雷亦不霆如如慈
水慈坐君羅漢洞鼻根與雲砌何地無雁山此
中自遊戲

西上一尊

鸚鵡巖邊坐寒拾泗州巖上塑奇石慈容道味
頻招手一切咸歸無畏室

西二尊

腕中能出維摩詰肦老骨凝皆熱血挑得明星
在枝頭頭顱如珠無員缺

西三尊

眼底都是摩尼珠手中却繡山河誇笑彼補天

不補衣雲破月來何處補

第四尊

一坐春風三個月蓮花半開擷芳潔孤根寧任

泥淖埋雙眼肯容飛玉屑

邵鹿峰論贊

康衢三世以孝聞聞諸朱完天不知其人視其友也五龍堂晤康衢古君子也乃致行述於京師鹿峰公才高而乙榜年少而修文召之不與世人爭名壽耳然孝友者古今斷名大年也劉元城一生不妄語久而雷轟于壁其氣聚也人能以雲雨施人以雷霆嚴已可斯須放哉士人不能挽回風俗即是敗壞風俗凡家國治亂之端必有自始太伯至德治之始也夫差至奢亂

之始也今爲夫差之裔甚多吾安得不表章邵
氏以砥末世哉

建文昌閣疏

予丑爲吳中一開闢廟既拓右社復恢左偏之樓以居文昌甚盛舉世界一開闢也文章一開闢也地闢則天開文章之先搆基世界之先搆局也然則光輔

聖主肅清夷虜急救子殘之一大局矣此一篇大文字如何下手文昌云凡大比先較德業之短長故有司始定文章之優劣不可謂前定而不能力學豈可以宿緣而自怠操修善哉言乎

天助順人助信至精也至變也非天下之至神孰與於此仁孝先生曰天何以明人何以暗天何以高人何以卑葢文昌居高明之位頗與高明者商之也非爲道士說法

題接引寺準提閣疏

稽古剎于婁江建新築於接待座繞孤嵓漁唱半天齊梵語路迷蓁蕪鍾聲千里響祇園幹老蟄龍知樹同金粟屋摧鼯鼠窟花落螢雲名迹昔封古道栢松三徑寂遺文蘚剝斷碑風雨五更愁爰者正林誓闢弘願啓白社以延佛母借半領之袈裟遠紅塵而建小龕刻一礎于兕率車粼粼而來止驂停紫馬大夫花對對以成群門迸青旗帝子年年歲歲爭看城市之觀往往

來來幾作驛騷之費空中之樓閣未成道傍之屋舍難就惟資樞越願長者盡破慳囊殊種因緣隨居士普齊道念金刀錢布十方來貝葉之施銖黍絲麻一木支蘭若之室茲旣赤手無措惟藉綠文敷貫謹題數語聊附後言云

乞為海忠介公題請建祠呈文采略　周[illegible]　貞[illegible]

故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前巡撫應天等處地方右副都御史海忠介公抗節忘身藉甚
肅皇之世起家總憲簡在
神廟之心顧惟保障東南之功士人可無崇祀
蓋茲重地寔係天下安危自公下車豁里正賦長之橫征不經無藝之苛征布人于敵體衙門朝夕登記設或有不公事件鉅細必知自茆躬巡草磔之間烏府口勞邦蕠之衆給工倚辦則

犿閩州庫散寄贓以沙餹爲名者萬金用力不
勞縣虔祀海神感同風而潮汐不沸者五日適
當隆慶巳巳水滔天之後不滅宣德辛亥米鋪
地之時然終不問催科唯勤撫字夏忠靖之日
夜經畫而兼况守之簡約易行周文襄之撫安
軍民而兼胡卿之袪除民害日常鮭菜必出俸
錢駐劄衙門不煩供帳羣小側目姦佞甘心一
朝還鄉萬民揮淚豆碑去思者或因以干澤立
生祠者或藉以納交今則楚相極貧莫弔凄凉

之餒鬼羊公無後空招寂寞之忠魂伏望題請
賜額斯構專祠立徒一時僉議之公寔裨萬古
風教之大右故隱士徐浪峯應雷擬撰而予爲
損益字句嘗詩人日祀周夏二公而不祀海忠
介吳人薄矣乃周綿貞中丞以逆璫被逮又多
惠政人心不死烝嘗然乎

題春湖詞

嘗笑紅粉心長節俠氣短西湖不然節俠心即紅粉心拜岳先生齒牙盡裂纔過第一橋渾眼嬌粉以此二障牽惹湖光消去一半夫縞衣綦巾齒于蝤蠐衷懷悒咤駕云義憤緣紅粉心不眞耳初抵杭忽見撩草人如覩西湖面古今懷古詩鷓鴣宮艸一經摹擬便成醜惡詞云見說當年歌舞地錢塘三日斷江潮便老勁他詩稱是月之十泊岳墳坐樓舫美人躍馬如飛電琵

琶消盡第三橋歸作春湖詞序

明聖湖百咏題詞

廷綸生京口振海門之險長江四塞以土風淺麗負鋏行塞上孤城落日撥古出塞鐃歌大將軍令帳下健兒擊銅板和退而春星老矣一日慕西湖摩娑老眼湖上逐妖童豔女爲娀詞以辱之歎曰以媚送媚丈夫鬚眉盡矣得無玻損湖山乎哉所著百咏間寫孤松瑯玕罝孤山風雨與蒼髯對蕭然敝槀載湖山歸其人老蒼其詩雄宕于晝夜狎兩湖一日眉厲萬松嶺而上

東對大海幾並席狎處者不甞人自媚西湖耳狼居長城摧殘壯骨山爲作氣西湖日昵兒女亦兒女昵之不知記稱錢王恭順代不被兵父老歌舞至今不絕豈媿燕山之石哉夫弔忠臣義士裹革投鞭之場則悄然而恐攀冶夫游女拾翠驕春之地則藹然無生氣此于游道槩未有聞廷綸固宜羽扇綸巾揮手招三手長作西湖老尊宿

祁司馬藏書約跋

山谷云元濟在東坡雲霧之中風氣殊勝由此觀之人豈可不擇交游親戚耶先生令長洲被災百萬枯魚手掌中用古人一字一句不著先生咄嗟立興以此知先生眞能讀書今官司馬盱衡軍國疆圉大計繼自今晉陟卿貳諸韜畧必不索取蠹簡中卽先生上下經史數年來與蒙商量密犠胷中眞有完書而不以示人頃先生使事還里及泣白下纔數易朔鱗鴻往返

必辱千言如决西江之水然惟黽勉勸讀書而
誦不輕以示蒙頃方下堯峰奸音自金陵來柴
氣浮動私計函關五千開緘莊誦僅約藏書以
知此先生之神遠矣蒙自屈首受書當其得意
如逢故人疑難交迸方據梧兀思書輒掉臂不
顧而先生與爲賓朋與爲姻婭苑囿以居之徒
侶以樂之明月以談之清風以來之而書亦效
且笑于先生之側書于先生如嶺出雲如竹解
籜于于書如臧穀羊如山登鶩噫書亦可不擇

交游親戚耶

跋吳文定公謝恩表草後

此文定公初見　君父語曁公侍

康陵東宮侍豎數移事間講讀公疏曰仰唯

東宮講學寒暑風雨則止朔望令節則止一歲

不過數月一月不過數日一日不過數刻借曰

習讀于內不若就傅于外　上嘉納弘治初年

議祔

孝肅太后公面奏曰魯頌善嫄閟宮春秋考仲

子之宮皆別廟至宋始有並祔其禮已謬然皆

諸帝繼室作配天子非後世子孫嗣承帝位尊崇所生者惟宋李宸妃殁仁宗傷痛始追尊祔祭非禮不足爲法宜改祀　奉慈在　奉先殿西　上喜曰大義深恩並行不悖立朝大節載在　國史與先中丞成齋公同心事　主仁復得交公孫　繹皰惺如廉直好修一日出圖表相示敢僭述云

跋吳頤山紀事

義興吳頤山先生素知第一流也余鄭於嗣濮長者諱企登以前記相勗日銘諸座丙辰歸十日舉一子緬惟哲人永失勿諼忽聖鄰以先生集貽我即余夢寐之先民也又知虬泉先生世其行學令諸孫玉立聖鄰相訂皆世外語余迂士也聖鄰寧好其迂而爲庸俗所嘲且指者知已實難宜共氷惕危使平易使傾中庸於福位名壽立傾者覆之一撈爲富貴入開眼夫以歡喜

心慕義不若以恐懼心積德在得意場中回頭畧認面目大可懼也

跋施拾文定公眞蹟二十一帖

家藏此帖二十一幅風雨晦明毋譁觀之置身成弘德音來括一日登堯峯禮公像齋妙高峯笑語落太湖遂欲出此鎭之乃於三月十七日祭我公受益亭以家藏集十本政德録一本同此帖施寺供奉寺僧覺宇余鑒其朴誠手授焉後之守者尚有感于斯言不然與廣明之棼此者一也

傅氏藏王孝子手札跋

余携王少湖先生書入京邸時車馬襍沓閒葉職方鳳超年兄聞而知之遽馳尺一相索喟然歎吾道不孤蓋余與鳳超同受易于錢啓翁業師之門也既蒙

上俞監臣言擬議崇祀余謂躬行君子發六經之精藴如王錢兩先生眞不媿云余少事先王父每稱王孝子不置且諄諄語曰緊惟誠意洋溢即儀文纖毫未嘗虧減也余自入仕見郡中

祠宏構新規大而醜當建特祠焉因刻其書
猶恐負先生提撕終夜悔過內自訟中懷怵惕
慄乎見之傳于成先生以門弟子周旋數十年
稱爲大孝可稱入孝子之室矣是時于成居王
父喪絕葷酒寢苫塊有過人者集成手札予仲
素誦之終身偶披一牘云昨慮認病不眞恐不
可輕試藥物乃謹疾之道當如是耳又云病小
愈乃過勞是以復病危乎易傾之道甚大固百
物不廢者有可不念諸噫父母惟其疾之憂先生

眞父母也無有師保如臨父母憂患與故有先
生詔告之道其可明也哉身其可保也哉

跋文徵仲所書徐氏先誌

徐一夔先生長沙誌之待詔書而贊之正德迄今

上乙丑手蹟猶新贊稱秈而不可以同惠而弗

有其功想見成弘人物務依忠厚振之五代孫

能自刻厲金不入峇馬不入廍山行不避兕虎

此碑神物護呵不歸振之而誰歸也

跋徐霞客遊盤山黃石齋贈詩卷

霞客游甚奇無如盤山一游余歸自寧錦趨山海喜永平山水甚駐釣臺俯危石一過崆峒訪道之處有盤山焉竟數日不能去所見古松百株半挂藤蘿半星斗疑野僧疑詩鬼歸示霞客霞客踵及燕山劍及雲中無何而虜至嗟乎將吏如君半肩行李無疑無怖名王不足繫也霞客著屐破崩爽石齋落筆驚風雨故宜兩絕余題卷並在丹陽道中

毛孝廉行事跋

漢舉孝廉詔不舉者罪上又廪高年給胎穀賜酒醻風之宜矜刻踔厲卓行不絕書何寥寥也豈比户可封歟萬石君父子逡巡雌節耳遠仰之如景星祥雲瑞芝秀草何歟觀毛孝廉出季金郤季金勿令子孫書子孫書而復毀仁心爲質可以風矣推槀伯季揚芳州郡世有令聞哉故上以實求之下以名應之漢家詔書也上以名求之以實應之毛氏家學也抑或漢以實求

而其主外施仁義欲徼跅弛泛駕奇材異能使
絕國者反出於名嗟乎士未有不與廉而能孝
者西漢之末士大夫安於蛟龍之豢養夫可得
而豢養之不知其爲蛟龍否也當是時有一解
組挂冠者出天下壯之學士歌之車若何馬若
何悉數而手識之則夫未及引年高駝不覲僅
憲老乞言光照郡國乎哉

瑞光募緣文䟦

居士題放生會云據實而語之又銖銖而數之似于不住相布施義不相應而識得此銖銖而數者皆幻也幻數因幻夢而集也緣此幻夢幻數而姑幻施之幻活之施與所施者活與能活者俱幻也俱幻則俱不住相布施也以戀故常亡以捨故常在既已捨矣何常在哉坡不幾失言乎此春夢婆之所以掉頭也無異扁鵲之見桓侯也

洪半石年兄惠泉詩跋

人自第一泉自第二若逢遯世者流二吾猶不足此中泠之一非其一惠泉之二非其二也此太守月給三十甕分水相餉而予讀書金山十日三過郭璞墓有泉泓然題曰眠影惜不與太守共嘗之也二泉六井眞堪絕對太守能爲鄴侯予亦不失鴻漸矣渴止評詩詩與茗與泉白戰而賀戰勝者在太守之詩

止牘題言

止牘牘自此止也何爲有此感甲子之災也

繼自今不復吐一辭矣

性不工詩代又不屑尤厭作序未有王唐時文

秦漢古文而須題端者也如其不爾譽言何益

嘅士固有恥賀秩獻壽碑德其文諂濫緣疏僞

薦牘其文乞乞與諂文之下也弗爲之矣

夜臺說

夜臺師夜游五臺手握鐵杖騎虜婦遺大青馬蹈海端坐飛浪壯矣僵槁積雪中舁歸乃熱其骨可以傲虎而不能凌霜何居客不能答予曰此現蹈海相耳以積雪死以白浪生何怪哉

上政府朱老先生書

老先生下訪賜弔獲聆吐握餘緒以恤民爲第一義詎意東南大祲慘倍萬曆戊申甚且魚蝦不出饑民張網糊口之需盡奪之凡麥爛田荒之狀累見上章不贅最酷者六七兩月枝梧玕岈竭累十萬餓夫孱婦之筋骨而淫雨傾之孱孜子遺水深二尺稻方生息而毒熱爛之令絕望矣日者讀大疏繹　明旨兩臺公祖通商安富孜孜治理而天意急欲沼吳又有六七月倒

塌腐爛之變　詔書果信自應多蠲向婉轉乞一全折乞一量賑僅無聊之苦思伏乞改折歸官大户蠲免歸細民十畝以下盡罷之十畝以上酌罷之救荒一急若也江南低下之邑每有無處荒賦若干豈有假名無處又入北較而新荒無處數倍於舊其田累世不耕逋逃乞丐化爲盜賊豈有乞升斗于汪洋向綠林誅歲課者長令用何法以版催鬧閤責何人以供辦不捐且自捐不若捐之愈乎邪田畝收蘆葦亦困以

重額於是飲食鞭扑不可究詰未有父教其子兄教其弟自爲兒童恬習箠楚猶望風俗長厚者不若減之愈乎以長洲言之有二萬未捐荒田之賦必有二三萬隱侵熟田之賦以救死謀生而四萬皆歸一擲荒熟不分真僞貿亂今葉侯屢勘成冊盡捐實荒不過捐滾滾之波濤耳何常捐毫末之賦入又况荒熟別白奸民無所叢藉是捐二萬無徵之賦反收二萬應徵之賦也即一縣他縣可知伏乞鈞裁豁免冊開無處荒

田與續勘新荒無處之賦而下田以次減則有差與其額重而無徵不若額減而少徵救荒一急著也至拔本塞源莫如開吳淞白茆劉河水利而大中丞已列疏開矣　國家恃江南江南恃土田土田恃水利　聖祖屢遣重臣設工部專員嘗於吳文定家成弘舊牘中見一工部與長洲邑侯書想見當日胼胝拮据狀此官一廢郡縣水利等于贅員然則何不併去其官亦曰此官之不可去也而姑存餼羊虛縻祿秩則何

不亟選工曹而速復之俾南直嘉湖水利官有專提事有綱領乎自海忠介開吳淞江更數十年爾不治巨浸一至無道以洩城河溢港勢若滔天可不思其故歟設繼忠介而開江不至有戊申疊災戊申以後遂議疏擴不至有甲子異災又使再復商量停待繼自今水禍恐益不止況災莫災於窮鄉而吳淞白茆劉河等處跨郡連邑日聚千人則活千人也日聚萬人則活萬人也以月計之則一月活千萬人以歲計之則

一歲活千萬人也策莫奇焉伏乞疏請急行撫
按設處興工勿需論報又救荒一大急著也夫
天災極矣光輔
聖君必爲堯舜則是天之終未欲沼吳也千古
一時幸老先生斷行焉

上同鄉政府書

仁錫守制歸昕夕杜戶自交戟至郡邑矢無毫刺相干即公舉公牘一切不與以此開罪亦所不計豈敢于三千里外再瀆台臺不得已而言則楊公祖之恭於閹寺關　國體也又不得已而有言則今歲汚萊滿目人畜漂殺室廬壞敗家號戶泣已悉大疏中乃不意六七月之倍慘酷也厚救千百之一二忽淫雨塌陷忽毒熱腐爛遂無顆粒可望嗟乎無罪無辜至此極也至

於此不得不議蠲矣蠲盡歸細戸則窮鄉受蠲之惠而改折盡歸官大戸則官大戸亦受折之惠盡荒區有荒田熟區亦有荒田頻年水災減派荒米皆熟田補足既使熟區代荒區賠糧又使熟區之眞荒代荒區之假荒賠糧故今歲官大戸不得不盡出于折也戊申年停徵其後年年苦比徒費需索甚且扣見在之熟徵作久逋之荒課故今歲小戸不得不蠲而十畝以下不得不全蠲也至瘠鹵墝埆之邑各有無處荒賦

若干人戶逃絕積數十年無升合毫釐之入徵
不盡行豁除使不得借名以貿荒熟而下田蕩
其等以次減則不猶愈空擔重額毫毛無裨益
項中丞公祖開吳淞白茆劉河二疏深中水患
肯綮以賑鳩工所賑實多而專官督理一遵遠
祖制遡海忠介開江時吳淞廣十八丈距三注
六丈遠矣白茆廣十丈距四十餘丈遠矣今又
不知壅占若何而劉河僅通一線救荒須救急
莫急于此狀乞特疏注持治本則田功治標則

荒政雖野無青草實肉其白骨矣竊惟時不可
失宣德間周况二公奏免重額糧八十萬石充
耗費正德以來大壞其法文康公於嘉靖六年
奏或揔數與撒數不合或官簿與底簿不對或
已徵在官吏謂分侵或私收入已申報民欠或
官田改作民田或肥蕩捏作瘦蕩或荒糧派賣
別區或熟糧洒派細戸或有田而無糧或不耕
而得食九年又奏十六年又奏于是下巡撫歐
陽公太守王公藏耗米三十餘萬石是文康之功

時也嘉靖甲寅嚴文靖具奏盡免漕糧一年文
靖之一時也趙文毅疏清賦治水累數萬言多
中格文毅志欲爲而未遇得爲之位也居可爲
之位如文康公一奏再奏三奏而必得請而後
已是又令大谿田租大興水利之一時也惟恕
其瞽愚採擇力行

五月初一日天台紫凝樓與張夢澤催速

除金礦書

漢家每一征調輒減郡國糧至百萬石今動以加賦爲良策

先帝嗣位閣臣部臣挂此一場機會不力請蠲免謀國者之拙也而況無名項征以一夫之佌奪千僧之食以一夕之虐釀廿年之癰如天台礦稅者一番查刷便一番支吾一番詭匿便一番調停且蟊賊于民奚愛重輕上下長吏難悉

知昔年特立充餉收頭不啻錙銖吁嗟台山是

產育賢聖滋長神明之地也虎不食人有猛于

虎者乎故曰針灸者與其護痛而數舉不如忍

痛而除根又況所忍者蠡賊之漏也則所不忍

者台山賢聖神明之痛矣只今僧綱司查廢田

若干援筆數語積禍頓除十日之內大者碑小

者榜開此口也不負一來終不負爲巳力

上撫按公祖書

竊惟實心爲國國實受之實心爲民民實受之而奎數不與焉台臺疏災之後錙賑屢播於綸綍萬一部覆寬緩復尋故套此言不信郡國遂無可信之言此事不做　廟堂竟無可做之事而其權在覆核大奏故草土賤愚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嘉靖甲寅

肅皇帝俞嚴文靖疏免東南漕糧一年按文靖之言曰荒民救死不贍猶責七八分之正供錙

止三分之存積逼體殘矣益之以一毛濟乎否

邑文靖官甫侍讀地方未經奏報一言先得之

于

明主令台臺繪流民之圖致黃閣交章

聖明動色加派以來民不堪命久矣豈忍挫此

一場機會而積水溺于八月二麥絕于來春將

有不忍言者乞大請蠲賑得請之後嚴覈欺隱

賢有司事耳官大戶感不擾之政自宜捐助何

況歲輸至窮鄉孱戶誠有如

高皇帝免太平等詔云縱使不免亦可無徵矣

畝量十畝以下全蠲三十畝以下半蠲乎浙派
後以細戶派折之餘及於官大戶施先犇獨害
甚宋黃勉齋權知長洲上平江牒云浙江三郡
之災猶幸平江尚輕惟長洲淤沒處多邑最害
下明矣長洲有無處荒賦若干永不入徵自經
賦冊造于萬曆初年將升科復熟抵補入徵加
故祇因升減多故則數多本縣田獨有五十餘
則而荒熟大亂此書遂爲三十年賦法之祖無
能破其悠謬惟崑山張可菴先生官給諫嘗爭

駁之藏于家據冊開先運軍備派剩似無遺筭
而板荒堋荒積荒新荒盡以升科補足但信紙
上之言罔恤溝中之命不知有一處升科隨有
一處減則以升抵減乍升乍減往往奸民揑造
升科圖減脫産不一二年升者倏復告荒減者
永爲已據畢竟從何抵補有司無可柰何不得
不出于箠楚當比責時鳩形鵠面弗忍正視而
荒區宲逃之餘誅求亟迫于是祖課孫父課子
相隨而赴之以十一二齡習受杖刑爲能事最

在風俗誠可哀痛長洲葉父母至誠而精察無
歲不勘業有成冊及其在事必無溢報倘延至
再易銓除雖神明之長必須一年始見端緒波
且逃亡為盜賊能少待乎以此例崑山吳江常
熟青浦無錫江陰等縣又可知也特長洲為水
邑之最耳伏乞敕行該縣將真正新舊無處荒
賦奏請免徵其低下薄收之田分稍低極低奏
請減則千百世之利也大都長洲以二三萬荒賦
為率年年苦比勢必併侵二三萬熟賦以苟延性

命猶懼胥吏議其後也半侵已以糊口半入晉
役餬口浮萍已散而復生蟻虱方弔而又賀故
犖一邑衣食寢處于荒區不下數十百家歲豐
詭名籍荒歲歉捐貲買荒按籍罔知臨比莫辨
今既捐其無處減其低下非荒非低拖欠何辭
詐以減則抵復熟及價重租重反居輕額又詭
辭請言其利國者五空捐無徵之賦實清有徵
之賦利國一與其重額無入孰若減則薄收利
國二去籍荒蠹流弊一切窟穴之弊遇凶歲豕勦

災而災已定利國三報荒責于公正則尚書不

欺荒熟較若白黑則糧櫃無權荒田盡行入官

則　朝廷有數縣前蠲折二議司農必有詭也

所宜强諸　上也一歲災民之計也由後蠲減

二議國課終無損也所宜速諸下也歲歲災民

之計也不然正嘉有欧中丞賦冊隆慶有林中

丞賦冊何嘗有抵補無處一項而遂以經賦冊

一時無稽之言流禍百世哉㽞　覲關係極大

救荒猶救火門外之人方辨隻頭爛額攘臂以

入而室中主伯遽于烈焰中正襟盛服以出恐
有牽其裾者矣意者冬春之際一面銓選一面
擢取以省一番著印之煩蓋憂在冬春宜長慮
也抑有請焉敝户原有荒田倘蒙裁擇乞行長
洲縣將敝户田悉照舊額供辦非硜硜也顧文
康嚴文靖二先生疏中亦以爲言蓋立于無過
之地而後其說信也齋沐矢辭仰祈斧斷

與周撫臺綿貞爲吳文定公請祭書

台駕無月不敝廬至徹夜分而未嘗一私干也獨有請者敝鄉先正吳文定公寛立朝正直忠厚居鄉孝義廉潔嘗與王文恪公同朝出處風節士咸仰之今文恪祭而文定不與祭其誚之何且累世貧窘家廟凌夷綽楔半朽每過尚書巷口未嘗不剌剌焉生讀書堯峯山久之有像儼然故文定公讀書地也夕陽坐太湖謁遺像烟雨明晦如見先生台臺請于朝而寻之祭

庶成弘間耆舊領袖吳山名教其大光哉

學

再上周撫臺公祖書

謹啓今歲長洲第一荒等於崑山而甚于吳江青浦頃覆核長洲九分八厘遂不得與三縣等蒙老公祖傳示長洲改折六分不肯以全折爲請伏荷駕訪面許七分而民間不知皆云無荒幸速發諭榜以安之更有懇者長洲全折決似難已如近日所條上譬之十分長子也九分以厘次子也同處一室之中長子有分產次子無分產可乎又譬之一母乳二子同在襁褓同患

疾病一則予之亂一則奪之亂又可乎　朝廷
無此政體司農無此會計人情孔亟苟利　社
稷專之可也伏乞爲四郡補牘必首爲長洲請
全折務與三縣等災黎幸甚

策宣大書

中山王之治薊九年而不及遼也有馬雲葉旺以代之薊遼非可一人治也

高皇帝之大略也然中山王詳于薊而踈于宣大也力有所不暇又恃大寧以隔之也故山海樹重城而宣雲多泥垣反得隆慶諸老因款備戰十年經營力今復大謬不然矣昔也無兵兵戰歿于遼而不補今也又無馬非無馬也補不使我馬入薊以匹馬不入為功宣得無以匹馬

不入為懼乎何法使馬來即終不來何法使馬
他道來而不虞張家口之不來頒洗心以聽自
奴患迺萬曆廿年大宰欺督撫用一騙字督將
士用一嚇字惟嚴備足以立困之而其如不肯
備何也今插尤甚焉初避俺答遁居東偏昨避
奴酋跳逸西土是勾踐之智也能下人者也又
且條戰條款條挾賞條進貢以弄中國兼挾三
十六家大頭目誅殘屬夷直抵甘肅皆以避插
為名闖聚內地我乃有不侵不畔之卜夷而不

能宣慰有永邵卜而不能用但曰款爾否則摭之曰戰爾夫揷登終受款之人又登一戰字可愚之象人紙馬可陣之也哉至問邊志又有慨于中矣鄅國志書儒林開局拾作恢諧高閣庋之耳無益亦無損若邊鎮志專借以蒙上官侵兵餉作一張本四鎮三關志其一也去歲甚有惑于遼白領狂寧錦宣　詔乃知邸報邊志皆斷爛種也請試一一躬閱宣府圖其山川盡復隆慶諸公之舊勒成一書可矣

與甘肅劉撫臺

伏讀手扎揷横至此哉乃使天末遠夷望風驚竄而詭言報佽陰圖內犯狡焉叵測殊費料理用動乎恐其滋蔓也用靜乎恐其長寇也指揮如意乎恐兵餉之不繼也待假便宜乎恐鞭長之不及也聞甘肅苦積逋軍人枵腹又往往不逋于民而屯田法至今尚行意者條上便宜爲天下復屯之倡歟新選甘肅守備王振遼武學取士寧遠人也昨三月以草鞋短刀見于前屯

欲夜請千兵手刃速不的壯哉士去冬　京師
困于奴縋城而出密召遼兵二萬復乘便召還
遼兵此人間氣所鍾意者天使之供天末干城
耶

又

同年王金谷懋學陜西鞏昌府人也以國學遷
戶曹僅月餘耳病遂卒旅中舊頭兩三人舁柩
行矣家貧路遠有子孱然儒也念生平陰行善
不求報莫如念劬先生起白骨而肉之俾一

淸腸七尺勁骨作山河氣於殽函百二之秦關以壯　本朝華山有靈亦嘗興雲撥霧助大中丞天工神斧一掃銀夕佛僧黃花阿囊之孽

復撫臺

沃洲呂公按吴相度興廢圖而藏之府海忠介
立濬之數十年不被灾無大壅宋承務郎胡舜
申日自塞胥蛇二門生旺之水皆遶城外去宜
泄巽水以入此二者非天留之以待任乎直指

　　某公檄查征倭治河事已詔罷仍在徼者
應追羨若干以治吴淞而中沮數年來時下令
開濬巽水有利無害有全利無一害誰撓其成
此二者又非天留之以待竟乎嘗聞古之大道

人者獨于擾攘急廹之中行寛大閒暇長久之政此天下所以不測而大服也談者蒿目財用又相沿無動爲大耳文襄之來也以七年逋賦蘇郡至逋八百萬石其後省耗勸分濟農盈餘米百萬而築岸捍塘鑄器救荒悉在其中未嘗憂財匱也自餘米一括之戸部而豊凶無備逃亡歳多惜哉幸及時焉

與徐按君言沈阿滿寃辟書

謹啓敝鄉同年巳故孝廉伊應鍠屢下第鬱遊成病蠢童子阿滿年十五六素嗜酒𢾾同年因室亡自親米鹽阿滿數盜其咅酒而惡之童醜而善詈伊之老僕恨甚立聳王怒有門下王術士健訟護十金爲硬証陷誣姦情老僕抱告巧令孝廉容告姦以怒縣顯告弒以坐辟須吏去獄搆矣決單請矣然天道昭昭未幾術士死狂淚老僕死城隍廟庭又未幾孝廉病沖悔而欲

生之生等同年五八代領則疑爲𡖖因居間不
梵仁錫嘗侍先君令兩浙學斷疑辟者屢矣先
君廉得實輙扼腕曰得成案觸當事不過壞吾
官耳豈以人命易哉生在縲絏之中無官可戀
據事直告

蒙直剖其冤沈阿滿發回伊氏幼子撫養

附憲牌

本院於四月廿五夜因淫雨爲𦙶終夜輾轉
不寐忽而寐見一金甲神人長約十丈至于

樹前揖予而言曰卿於鞫獄屢見慎重若不
欲輕下一字者何令沈阿滿沉冤不白念屢
起而尚作猶豫耶予答曰非忍猶豫恐情未
分曉耳又曰久有分曉因再答曰果久冤敢
不祝網隨合掌就予三揖而別醒時想像殊
令人毛骨都竦遂晨起簡查舊牘凡情屬可
矜者俱思一一爲之伸理而於沈阿滿一案
冤情遠邇播傳神人共悉合行查審仰道速
行

附批詞

沈阿滿盜財無據傷指無徵燕妾尤屬虛揣其飛刃越屋藏箱環響之說皆以一段狐疑裝成此局耳草木皆上天生靈豈以無端猜疑令無辜寃號鐵犴狴鬼神嘿嘿之外致生良有以也合行如照開釋令滿幼主呈遞保狀以餘殘喘此繳原佔曾否詳部速查明易

報

過淮上目擊桃源宿遷邳嶧四災也與蘇

撫臺請立石減夫役書

謹啓徐州河決之後如桃源縣如宿遷縣如邳州如嶧縣賣男女供驛遞亦孔疚矣生在桃源住船三日見縣驛皆閉門爲之惋惜乃自僱夫行比聞每差座船動索夫百計如一船百名則十金兩船倍之有立盡耳若是必無桃源與其桃源問渡不可得何不少寬之留此一縣生靈爲往來貧主人乎伏乞台臺著爲令凡差船過

四邑挽者弗踰四十名仍立石永久生行道之人非好爲異同也唯其嗜魚故不受也

書上公卽立板榜有不能行余四十名之言心甚媿之等語而嚴爲禁抑越明年果有桃源刦庫之事

與吳邑周侯白章二鹽訪誤拏書

謹啓訪家之滋害也有永巷焉一白淶阜叩者至童子出開門卽入仍扃第二門以白鏹置桌維書其人單欵趨出主人收鏹抄謄不面一人不留一筆蓋亦巧矣欲陷某爲次犯於是借一極惡人爲之首首惡如是次犯可知而其意非爲首也欲陷某爲首犯於是又借一極惡人爲之次次惡如是首惡可知而其意非爲次也於是以不相識之人牽作一人以不相干之事併

成一事成者成徒者徒間遇明府推詳暴白而
家已罄矣如近鹽臺所訪章二尤可笑焉章二
即故大中丞陽華嫡裔也食貧處館有至性更
有坐性終日不出夜需陳酒二壺他非所計館
主三五年不肯辭頃坐館黃鄉宦宅忽有三人
入館揖而問曰章先生有一好館欲屈明年可
往就乎喜而問曰誰氏曰館亦不小是見任鹽
院言未畢索其頸質成臺下生鬨而入獄觀之
神閒氣定宛似教讀時景象因喜故家子老成

與胡兵道

寧武山右要衝稱警之後流賊蔓延其始青罽通軍燒民庄焚西器以致富民化爲飢民良民化爲凶民頗聞三秦軍餉不給有四十月者人知飢民附之不知富人之被劫者亦附之人知目下兩省忽薙忽盈而不知將來秦晉庚癸呼者皆流賊也况殺飢民未必殺賊首彼且破城邑屠職官漸豈可長妄意刻期會剿合秦晉之兵宜擣其巢仍以剿爲撫凡係我民人盡撫而

置諸懷袍間無若曩東省以飢荸爲京觀天下事有大于此者然二虜久在目中甲兵久在胸中以次掃蕩未晚也

閱張仲子試卷與細論文書

今日正文體但與高才生約法數章足矣張表弟仲子爭華世其家學賦才奇古然試卷售越不售吳此道果難言歟要之高才可與說法者必仲子也敢以苦著代盃酒與子細論文而細推之品詩則清新俊逸品文則雄渾博大非雅言也耶然杜入雄渾矣李入博雅矣清新俊逸耶夫兩家詩格非律令也又有謂作山林之文不如作廟堂之文以山林雅近寒儉故夫寒儉

之意不可行于廟堂而施諸山林詎不可哉且山林奚寒儉之有請與子遡前辛未而及甲戌庚辰諸會元之妙妙于雄其神武而不殺乎孫𤦺𤦺于雄而渾雅自在渾則博博則大進此以往必從清新俊逸入矣入于博大渾猶一關也雄可望渾也入于鬆麗輕淺而詭怪百出以以勝之亦有逕從博大入而大者壯也用斯罔矣大者過也截斯撓矣似與雄渾近去之彌遠又不如清新俊逸之可无咎也上者定心氣决者

協音聲文者調步驟所謂與高才約法三章總
以雄爲主彼號爲意見議論氣談精彩興澌皆
雄之化也何與焉請周與予細論韓歐正文體
一事而予細推之二公之文不相襲也其釐正
之德之功亦不相沿以唐之時濫學古文枯木
尶而不生官骸滯而不動於是韓子以氣嘘之
其功起八代之衰宋之時濫學時文板重寒淡
如土木偶人對坐而不語於是歐不以頓挫轉
折點動生氣稍化髮眉之顏笑之其功起一代

之衰使歐公亦學韓公文體奚自正乎且宋爲有奇險之士刻厲之文哉韓公漸近一雄而歐陽子度其力與其相遭之人與文未能也勉爲清新俊逸而已矣

與朱年伯總督

泇河駱馬河老伯治之矣昔以海運佐漕運之窮今因新河廢舊河之利徐州一帶肩摩轂擊安在哉詢其故河之于無一帆矣不知何法使舟楫往來乎泇河漕于斯冠帶于斯二百里不設驛反枉道取夫馬于邳州嶧縣二百里之外俾過客停舟宿遷浩浩蕩蕩幾數日以待何善後之無術也閣命以來爲河伯巨靈稱快者此耳

[illegible]

再出山與相知書

弟向竊閉戶讀書之名而丙寅逐歸終日惕惕開卷一字未能會心旋讀旋罷遂受閉戶不讀書之實豈非天哉名實之際良可畏夫

其二

朝遊江湖夕調鴇鴉庖厨之刑罰也省之而已珍羞在列海陸並陳口腹之稅斂也薄之而已

其三

繁詞累句時文之加派也免之而已

我無所取于世是我不需官也世無所取于我

是人不需我官也持是安歸哉歸家耳

答秋房約

生遁籍以來幾十年矣未嘗一字干人凡任于吾鄉得侍同朝者無不知之豈有已不求而代人求之理豈有不干公祖父母而干門生之理在內在外榮任處決不遣一家人通一私啓如有書札其假必矣即使其人不假而書則假矣且古人念親友無端招搖道路壞人生平是停雲之所不思也生奚愛焉遁書人徑行枷號歇家併責究懲戢之亦漸消止更有巧于居間誑

齋尊致投畀豺虎亦不食矣至長班裁衣星相山人方外等如假名帖竟一笑擲之而江淮吳楚間座船浪船僞書牌號尤生平所屏絕者各守約法無爲棍徒所誑幸甚

署國子監紀事

一紀革首惡以清首善

京師四方之極國子監爲首善地今把持于書史但知六堂如贅旒不知并髦大堂尤甚何者胥吏竊大堂之權而以其似人者見皂隸竊廳堂之權而并其似人者亦不見是以公庭寂如一叩若輩之室私衣冠藏焉代點名代摺管代領糧覺而試之以題代者不遑而馳六堂皂隸各以監生爲私人不令一一見師長不得已識[illegible]

擇人中分一人之贊以獻治治德色至言行也
四方罪惡爲鄉里所擯塗名改姓儼然稱上舍
首善之地爲首惡之藪矣予令事不孫六堂者
不准稍稍知有師然能事止此耳人之患在好
爲人師尤患不能爲人師更患欲爲人師而不
可得國子監兼之

一復射圃修右廡

司業公署之右射圃一區魏忠賢建逆祠地宜
亟併工集諸生較射爲斯世懸父子君臣之鵠

以誅嫡鬮者若文廟右廡兩至必傾貟㤀務云

一諭公侯伯之子

祖制甚嚴今繇禮者少先行列榜曉示一不從

吏請再不從官請三不從指名參奏

一進課之日每季呈　御覽冊以革鑽刺

本監季課所進者文耳竊以官必有法守流俗

如波洪不能行禁不能止請季造　御覽冊如

監生不到班爲一項鑽刺爲一項屬官不到任

爲一項胥吏犯法爲一項如雷如霆赫赫天

威誰敢哉

一選真儒以儲積分

積分乍行而旋止爲去來不常無分可積也請于歲貢之外不拘廪膳提學官擇真才實行年力壯强府州縣限若干人如果乏才之地不必拘額乃入諸監與監生雜試以次升其堂階積分候選三試而殿坐舉者僅三年一考得人超擢庶乎積分之典可行若現在人數寥寂胄中短齒雖安定河汾爲之師猶無當也

通巽溝以竟前功修濬墅塘至和塘以便濟渡築寶帶塘接松陵築齊門塘接海虞

以垂永利論

赤門火方東南城下有大溝外濠水從此入祝橋以出燕家濬即赤門水道也故盤葑二門間有赤門灣府圖指蛇爲赤誤矣蛇門在巳方吳辰位象龍故子城南門反羽爲兩鯢繞以象龍角越在巳象蛇故置木蛇南門北首向内句踐作雷門勝之吳欲絕越遂不開東南門亦以塞

絶生氣終滅于越紹興中胡舜申作吳門忠告
論郡無三世能保安居而建炎之禍舉城無一
區宅其言絶痛十年前吳紳翁言之中丞御史
檄下所司相度鳩工時太守陳兩邑侯葉萬爲
政水自葑渡橋入逶迤郡學經中丞府縣公署
一城中皆活水將僝工倏罷甃石皆具僅一欑
耳此壬戌年事是冬丁内艱詢當事曰巳奉憲
尢何故中止曰水徑不遠費僅逾百逢一縣兩
鼎甲之報何改作爲子對曰公祖父母爲一時

科第縉紳人民爲百年身家忽憶錢功甫先生
年已八十矣嘗手持忠告論一句一讀一讀一
淚語某曰茅恐吳人無此福今不出老成人所
料懐欲陳之久矣朓以壬戌之役遲迴勝舉終
已不言以爭取科名之故獲罪桑梓能無汗顔
則繼舜中而忠告者宜莫若余儕也吳壬乾亥
陽山當用金局水勢自東南貪狼西南及正西
武曲以至西北原太湖入于江而歸之海亦合
金局云胥塘自正西武曲水繇胥門入運河自

吳江東南貪狼水繇蛇門入及塞胥蛇二門生
旺之水不至舜申悵焉然又慮胥門新館勢不
可動武曲主財不比貪狼則蛇門尤急正以長
生水環城而來徑過葑門之外于城中絕不相
關甚可惜也范文正開葑門濬東南虛秀之氣
洸度守郡與舜申善即命官吏行視其處部署
已定嗟乎昔以屬邑異議而止今以壬戌科甲
而止不更異耶又況濬導郡學漸近赤門以及
蛇門既有成跡費省功半開一巽水之瀟何獨

大役舜申年八十五聞止役而歎謂天時人事
鄰合如此得無忠告矣未善道耶予爲補論如
左
滸墅塘自關至楓橋二十里董主政漢儒築劉
主政應遇鋪石面便涉者數年間土疏椿爛距
田咫而狹累石傾削挽者夜行多湛溺余倡助
脩杜庄橋次築近橋一帶屬主政戚公伸聞而
義之捐金別脩丈尺碑諸石倘賢者相踵數年
之內有成績乎至和塘前長洲令胡公士容所

築未識有歲脩田否或在啚里宜一查及其漸
坨圖之尤易
楊忠烈公漣築海虞塘皆稱第一而塘功相繼
如吳江令劉公時俊其一也齊門初罰贖鍰强
有力負絲未竟海虞有哂之者曰貴縣塘想便
于下口耶笑塊石不麗于地也倘董是役勿使
後人笑前人無已時
吳有葑田芟土樛結以名其門巨浸無數其著
者寶帶橋漕運孔道震澤天月若雲纖水吞吐

其下予既商之兵使俞公維宇上其事御史大夫檄吳長吳江三縣督脩亡何三洞垂陷長洲侯葉公成章罰贖重修予亦捐助有僧曰一手苦禪也建小閣碑井亭予冊封歸里僧已病廢橋多圮狀過而傷之躬爲丈度自寶帶橋至尹山橋連亘松陵塘若長虹擬以爲首事就一手菴稍稍搆之付以田畝守以兵船則秀水盡來旁絕姦盜興利去害必有同心若吳淞江之宜開也南禪寺文昌之宜修也大觀在吳矣

擬應天武試第一問

蓋聞諸三畧曰聖王用兵將以誅暴討亂夫以義誅不義若決江河而溉爝火其克必矣然未有不練而可戰不待士之心不養士之力而可練者帝王舉兵簡練英雄兵法臨陣一人有不進死于敵教者同罪自伍長至稗將教成而後合之大將陣于中野其嚴如此兵法刑重則內畏而又曰殺貴大雖驅市人而戰可選兵爲天下最可何者誠愛之也豈其不練而用之漢賦

民以丁二十三爲正卒五十六爲退卒有事以
羽檄召郡國材官騎士而南北二軍不出二軍
郡國所番上也如首尾之相應產祿兩人如手
足相救豈有周勃已將北軍產尚不知者武帝
置八校尉始募兵期門羽林世其官始長從而
天子能自將臨邊將邊又不在衛霍之日不恃
衛霍而自恃也若恃宗廟之靈天子必不敢臨
邊恃將帥之材武天子必不敢臨邊所以不恃
者恃天子之神元狩以後始多買復調發不繼

謫吏民謫戍謫七科至光武罷都試征伐悉藉京軍安帝入錢財官虎賁羽林桓帝又減半俸而京兵弱矣夫京兵既弱外兵不練國不亡得乎唐建府六百餘所關中居半折衝果毅府名甚具府置兵三等番休有時徵調有符二十為兵六十乃息行兵則自備甲自裹糧罷兵則將歸朝卒歸野說者猶謂遠近分番皆一月越在二千里不乏調遣弗若漢之道里近二歲更代為休其力也土蕃之役劉仁軌鎮守洮河吳遂

次戍是時府兵僃于隷人至蒸手足以避張說初議汰旋募長從彍騎其實所募之人即所汰之人林甫停上下魚書幾無兵矣藩鎮熾天子自増禁軍宦官尋掌神策南衙輕北衙重於是楊國忠募兵連枷請軍前祿山不太劇乎奉天之變豈待食草糗決哉然抱眞昭義步兵李德裕雄邊子弟一則杰冠山東一則威伸南詔唐未嘗不籍民爲兵也宋收勁兵於京畿諸鎮戍更其兵之額役有四宿戰備衛曰禁兵服役諸

洲曰廂兵汛民團練曰鄉兵諸部内屬曰蕃兵
兵符出于密院兵衆統于三衙河東北有强壯
之集陜西有保毅弓手之置蓋宋都汴京無險
阻之固中原與敵共精兵勁卒天子自將弱于
形勢原不弱于兵力未幾名强壯者抽赴京師
落保毅者運根戍邊三路弓手之兵或刺宣毅
或刺保捷虚外實内及熙寧行團集保甲法大
觀政和中保甲之數盈六七十萬盜賊滿天下
假團練爲名耳

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設五府四十八衛
太宗文皇帝建都燕京仍立五府增七十二衛
立五軍神機三千大營又以河南山東中都大
寧官軍輪聚京師歲教月練考其法一指揮轄
萬人武備不精一千以上罰俸七千以上降級
千百戶所轄亦如之自後宿將漸彫正統巳巳
于忠肅選三大營精銳立十營團操謂之團營
四方有警試用六營二營老弱退回原營謂之
老家成化後建十二團營閱營則朱永充大將

王越充提督坐營官充偏裨各領所部官軍征進呂亡何提督齎粱坐營備數團營與老家無異統兵將官臨期辟用旋置軍裝將官已至關口土卒尚在京城正德年間山東北畿羣盜縱橫乃調宣陜遼東邊兵踰年平克總之兵之治自禁兵始兵之壞亦自禁兵始兵之壞而復治自振京營以定天下兵卒之式始

重建關帝廟七議

一議關地

本廟規制湫隘不稱帝居然市廛如蝟民宇塡塞僅可舒兩肘耳平價估值宜首議矣

一議廟制

殿正西當白虎衝扞禦一郡數百年來不兵火居人長子孫址勿易也宜拓左右兩間使中廣而高之庭設廊兩帶一置神仗一置碑記

一議請祭

在祭法則

帝宜萬世祀列

天子之所禮而郡國之所簡可乎崇德報功必

有特典

一議三義閣從祀

昭烈孫死節北地王諶後皇帝第五子屢諫黃皓請出受姜維節度以身捍敵水果綏部兵入汝諫勿降帝不聽乃哭昭烈廟殺妻子而后自殺

壯繆侯長子死節平戮力從戎與帝同遇害

桓侯家孫死節尚書遵隨諸葛瞻于綿竹與鄧艾戰歿

一議建眞武樓

眞武之居殿後也非禮也今七月二十七日五更栅損金像神抱怨恫闕地建樓永作一郡之鎭焉

一正稱名

先主憤　帝遇害自督戰趙順乎諫不聽君臣兄弟之誼不以封爵重　後皇帝景耀三年謚壯繆侯美謚也或以陳壽史譏毀帝附會前謚匪當誤矣故生爲漢臣宜以前將軍謚壯繆侯

爲正沒爲明神宜以　今上崇封爲正君曹操
表封壽亭侯　帝因欲得當以去及斬顏良后
盡封還曹拜書告詞豈宜再辱
一議關社
毘陵有關社鼎甲蔚起　帝職司文塲閒諸王
師長見江左刻關廟會文五十篇　帝題靈批
許爲序論文以抽發性靈爲主關地後搆造精
合專設會社都人士留意焉

宣詔至肅寧檄毀魏逆僭坊與河閒太守

書

生奉

皇太子誕生詔書自鐵郡至遼東都司一人

元良普天嘉慶涉山海踰寧錦歷覺華島所過

貔貅十萬旂帳千羣無不畏威懷德昇哉肅寧

縣之無法無天也參天立龍鳳之坊黃金書僭

悖之額傍逆居而巋然罔遵折毀　明旨此可

令使臣見哉　朝堂方懸黨逆之鐵案而逆里

繪張附葬之羞容其謂之何使臣有口

天子有道於以上　聞亦非宜也惟執事重圖

之

本日先令該縣碎其扁額逆居三大門壯麗如

殿閣坊在三門之西五采繡金龍蟠鳳舞工費

約可萬計